



2010年发生了很多的事，最大的一件，莫过于父亲的去世。

11月6日，我结束了一系列的巡回讲学，回到温州探望父母。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探亲，虽然父亲病了很久，但谁也没有想到，父亲会在我到家的第二天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父亲其实就是在等着我。

父亲已经病了很多年，靠米汤蛋汤维持生命，也已经一年多。骨瘦如柴，稀疏的白发乱而长。母亲抱怨说一直找不到一个能来家替老人理发的师傅。我随口就应承说我来吧，其实我一生没有替任何人完整地理过发。那天我替父亲理了发，虽然并不平整，看上去他却精神了一些。我出生时，父亲给我理了第一次胎发。父亲走时，是我给他理的最后一次发。人生所谓的“孝道”，大抵就是如此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母亲来电话，说父亲情况很不好。我慌忙从自己住处赶过去，父亲已经呼吸艰难。父亲的弥留状态维持了很久。看到他虚弱地为呼吸苦苦挣扎的样子，我心如刀割。后来我让所有的人走出房间——我想与父亲有一次最后的单独相处的机会。

“阿爸，谢谢你，一生中给了我如此多的爱。”我趴在父亲的耳畔，轻轻地告诉他。

“我会尽我能力，照顾好母亲，照顾好这个家。”

“阿爸，有人在用最卑劣的方法，攻击你的女儿。阿爸，你给我力量，就象年青时那样。”

“阿爸，你太累了，你把眼睛闭上，睡去吧，你会走到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哀的好地方”。

父亲的眼角，流出了一颗浑浊的眼泪。我终于知道，父亲是听见了我的话的，一直都是。我已经收获了，父亲给我的最后一个祝福。

我和父亲说完话，走到外边的房间，还来不及穿上袜子，父亲就走了。没有人愿意失去自己的父亲，可是没有人能留得住自己的父亲。我和我的父亲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过别的，哀伤不舍之中，我心深有安慰。

遗体告别仪式上，父亲单位的领导人做了一个充满善意的生平介绍。“党的好儿子……好干部……

好家长……”我麻木地听着，感觉陌生而遥远。

不，这不是我的父亲。这篇长长的悼文里介绍的那个男人，不是我的父亲。

可是我的父亲是谁呢？如果让我检拾起记忆的碎片，哪一片是浮在最表层的呢？

1980年的夏天，我从上海回家过我的第一个大学暑假。那时我在上海这个大世界已经生活了一年，开始见识一个小城女子所未曾见识过的大都市时髦。晚饭的时候，我闲闲地跟母亲说，我想把头发卷一卷，可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卷头发的卷子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被一阵刺耳的声音惊醒。起来，走到后院，才发现父亲在用一把钝锯子，割锯一根长竹竿。

“孩子，有了，你的卷发卷子。”父亲流着汗，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。

父亲的童年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度过的。母亲曾经多次和我们说起过父亲提着鞋子舍不得穿，光脚进学堂的情景。我们从小长大，也一直接受的是勤俭度日的家训。家里买一个苹果，都是切开几瓣大家分食的。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，几乎完全没有一家人外出吃馆子的经历。

可是我上大二的某一天下午，我刚从运动场打完排球回来，突然发现父亲等候在我的宿舍外边。父亲的单位派他到上海出差——那是多大的一个惊喜啊。

那天父亲带我外出吃饭，叫的是很简单的两个菜和一盘饺子。父亲舍不得吃，只是看着我一口气把一整盘饺子都吃完了。父亲的眼神里有那么多的怜惜和钟爱，一层一层地裹着我，无限温暖。一个晚上父亲话很少，只是不住地叹气：“学校的伙食，太差了。”

后来我大学毕业，去了北京。又从北京，去了加拿大。一次又一次离家，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。见父亲的机会，越来越少。每回家一次，就发现父亲又老了一些。后来父亲的行动渐渐困难，短期记忆维系时间越来越短。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住处，回国就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每当我晚上外出和朋友见面，不管多晚，父亲都会站在家里灰黑的门洞里，等候着我安全到家——直至他最终卧床不起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我依旧会清晰地记得他佝偻地站在风中，白发被风丝丝卷起的样子，便会忍不住为自己的不懂事流下泪来。

父亲给我的爱，奠定了我一生的坐标系。他教会我宽容，忍耐，怜悯，感念别人对自己的每一滴好处，在被误解的时候保持沉默，在被赞扬的时候感觉忐忑不安，对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恩，对生活中缺乏的东西不存虚妄的渴求。

当然，他也教会了我在任何场合里使用自己的真名，坦然地为自己写的每一字负上自己卑微的责任。

我深深感谢上苍给了我这样一位父亲。

我深深怜悯世界上缺乏这样父爱的人。

爸爸，我虽然舍不得你，却知道有一天，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在一个永远是春天，没有眼泪，也没有哀伤的地方。

安息吧，爸爸。